

段岩川 著



遭贬谪的缪斯

——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

河南文艺出版社

遭贬谪的缪斯

——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

段若川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遭贬谪的缪斯/段若川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7-80623-829-5

I. 遭… II. 段… III. 传记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8438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11.25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字数 278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850 毫米×1168 毫米	印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829-5	定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序



001

序

与我相濡以沫近四十年的妻子段若川教授已经走了三年了。在她生前,我们虽是同行却很少合作;即使合作,也是她为我做的事情多,我为她做的少。记得《生命与希望之歌》出版时,我在西班牙翻译《红楼梦》,她便欣然做了“第一读者”,认真地帮我校订了清样,并对达里奥的美诗美文赞叹不已。至于她自己的事情,她向来是独立完成的;有时与人合作,往往也是为了帮助别人。现在她终于需要别人帮助了:本书的内容是她生前对智利女作家邦巴尔的研究,这是她没来得及完成的一个科研项目,现在要由我们帮她完成了,这也是我们对她去世三周年最好的纪念。

1994年2月23日,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若川到了智利。她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深化自己的“多诺索研究”。她是智利著名小说家何塞·多诺索在我国的主要译者,翻译过他的六部长篇。多诺索甚至将她写进了自己的最后一部小说,可见她与这位智利作家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通过多诺索夫妇,她结识了邦巴尔的





002

遭贬谪的缪斯——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

传记作家阿伽达。邦巴尔的生平与创作引起了她浓厚的兴趣，从此便开始了邦巴尔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她是国内第一位真正关注邦巴尔的学者。回国后，她申请将自己对邦巴尔的翻译与研究列入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项目。令人遗憾的是：她于2003年10月突发心肌梗塞，手术后又引发脑溢血而猝然离去，这个项目便未能完成。她的弟子鲍静静一直想帮自己的导师出版此书并完成她的遗愿。这就是本书出版的前因后果。

我本人的研究领域是西班牙和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对邦巴尔只是从若川那里听来的一知半解。但是令我吃惊的是：几乎她所有的女弟子，尤其是世界文学的硕士研究生，都对这位智利女作家十分痴迷。吃惊之余，对这位智利女作家也就多了几分关注。

在此，我不想说邦巴尔的生平和创作，不想说她“五岁会读书，八岁能赋诗”的天资，也不想说她由于对爱的痴迷而险些断送了自己和爱人的性命，这些都是本书的内容。我只想提几个她结交的朋友，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从她的交际即可看出她的文品与人格。邦巴尔自杀未遂后，于1933年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受到了聂鲁达夫妇的欢迎。聂鲁达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当时能与之谈论文学的女性只有一个，那就是路易莎·邦巴尔。同年，她还结识了阿根廷女诗人阿尔丰西娜·斯托尔尼。1933年至1936年，她与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卡有许多来往，这对她深受创伤的心灵是极大的抚慰。在此期间，她与幻想派文学大师博尔赫斯也有交往，后者对她的小说《最后的雾》和《穿裹尸衣的女人》有很高的评价。智利女诗人、194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斯特拉尔甚至说这两部小说是“上品中的上品”。聂鲁达、加西亚·洛尔卡、博尔赫斯、米斯特拉尔……通过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我相信读者已不难想象，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是怎样的人、怎样的小说家。

在此要说明的是，若川的项目并没有完成，她留下的仅仅是

邦巴尔传记的初稿。为了使读者对这位小说家的作品有个清晰的印象,我们在书后附上了她的代表作品《最后的雾》和《穿裹尸衣的女人》。前者是若川自己译的,后者是若川的弟子卜珊译的。此外,还收录了她的弟子鲍静静、薛琳、王彤写的几篇评论文章。

在此,我要感谢我们的学生鲍静静,没有她的执著与热心,此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更要感谢河南文艺出版社,他们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热情的支持。

愿这一缕书香能表达我们对段若川教授永远的、深切的怀念。

赵振江

2006年12月6日



序

自序



001

自
序

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一个非凡的智利女作家。

智利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勃罗·聂鲁达曾经给她起了两个外号，一个叫“埃及蠓”，是形容他们俩的亲密友谊，年轻的邦巴尔逃遁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她总是随这位大哥到处跑，就像聂鲁达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时豢养的那只埃及蠓一样。当聂鲁达在阿根廷当大使时，她曾寄住在他家，他们曾在厨房的同一张大理石餐桌上写作。他正在写他的名篇《大地上的居所》，而她正在写那部惊世之作——《最后的雾》。聂鲁达给她起的另一个外号是“火蜜蜂”，意指她有火一般的热情，会像飞蛾扑火一般的投入到创作之中；另外，也指她对爱情的投入——当她所爱的人伤害了她时，她会用尾部的刺去蜇他，哪怕为此付出致命的代价……聂鲁达还说，要想跟哪个女人正儿八经地谈论文学，那就只有跟邦巴尔。他说，是她给拉丁美洲文坛带来一股清风。他还说，她的作品不用别人改动，因为她是一个完美主义



者……

智利的另一位著名女诗人，拉丁美洲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曾亲切地管邦巴尔叫“小姑娘”。当邦巴尔的代表作《最后的雾》与《穿裹尸衣的女人》出版时，米斯特拉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她的作品是智利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小说的“优中之优”。当她们再次相逢时，邦巴尔正处于灵感枯竭、创作停顿的痛苦时期，米斯特拉尔给了她极大的鼓励，并且对她说，要回到现实中去，才思才不会枯竭，创作才能够继续下去。米斯特拉尔最后的岁月是在美国纽约度过的，她是当时智利驻美国的领事。当她离开人世时，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是最先去的吊唁者之一。

西班牙那位死得非常悲壮的“27代”诗人中的精英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曾带领他的“茅屋剧团”到阿根廷演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待了很长时间，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跟他们那一伙人非常熟悉。当洛尔卡乘坐越洋轮船回国时，她和同伴们深情地呼唤着：“别了，费德里科……”她哪里知道，这次分手竟是他们的永别。

被拉丁美洲作家们尊为“作家们的作家”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是很多读者心目中崇高的偶像，而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曾是他家的座上客。她常常跟他一边散步，一边探讨她的新作的构思。虽然博尔赫斯曾对邦巴尔的小说《穿裹尸衣的女人》的构思提出否定的意见，认为她可能掌握不好生与死、人与魂、阴阳两界之间的分寸，而邦巴尔却不信邪，非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可，结果她创作出了一部惊世之作。她跟博尔赫斯的友谊牢固而久远，因此，1976年当她的小说《玛利亚·格里塞尔达的故事》在智利的海港城市瓦尔帕莱索出版时，年老体弱、几近失明的博尔赫斯还亲自前往参加首发式，为她助威。

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有着传奇的一生。她在美丽如画的海滨小城比尼亚·德尔马尔度过幸福的童年，在巴黎度过花



季少女时代,回到阔别已久的智利时,她在瓦尔帕莱索港下船。当她从那艘名为“太平洋女王号”的越洋海轮上走下舷梯时,一个青年男子扶住她的腰肢帮了她一把,可她却从这一刻开始刻骨铭心地爱上了这个有妇之夫,与欧罗修·桑切斯之间演绎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倾城之恋。

然而这种恋爱是不会有善果的。当她发觉欧罗修·桑切斯已经移情别恋时,绝望之余,朝自己开了一枪。她没有死,只是打伤了肩膀。不过她在智利是待不下去了,就追随聂鲁达来到了阿根廷。在那里,她的文学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她写出了两部经典著作——《最后的雾》和《穿裹尸衣的女人》,并引起了拉丁美洲文坛的震惊。她曾代表阿根廷笔会出席1939年在美国纽约举行的世界笔会。

此后她很少住在智利,不是在阿根廷就是在美国。她在爱情方面很不顺利。她曾与一个名叫拉尔科的画家结婚,但是很快就分手了。一位比她大得多的男士虽然很爱她,但是很忌讳她那第一次刻骨铭心的爱,就买了一张机票,让她回到智利休养。可是,那老头儿很快就跟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结婚了。这个消息使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非常沮丧。她觉得是欧罗修·桑切斯毁灭了她的一生。正在此时,报纸上刊登了欧罗修·桑切斯春风满面地携带妻子回到智利的照片,她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在街头等到了欧罗修,朝他开了枪。她被逮捕,惹了官司。幸好他没有死,她也被无罪释放了。她又一次在智利待不下去了。她逃遁到美国,前前后后在那里住了29年,并在那里结婚生女,但是她仍然思念梦绕魂牵的智利。1973年她终于回到了智利,1980年在那里与世长辞。

她的作品不多,但都是精品,她的几部小说滋润了拉丁美洲几代人的心田。有人把她归纳到超现实主义早期——梦幻时期——的范畴,有人认为她为日后在拉丁美洲风靡一时的魔幻现实主义开创了先河,启迪了许多优秀的拉丁美洲作家。从女



003

自
序

性主义文学立场来看,她的几部作品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如今在拉丁美洲小说研究中,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及其作品已经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然而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女作家,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不曾为中国读者所认识,这实在是一件憾事。

我认识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的经历也很有戏剧性。1994年2月,我为了撰写一部关于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专著来到智利。这是“八五”期间教育部的一个科研项目,为了搜集资料并开展研究,我申请到智利去考察,得到了教委的支持和批准。

我为什么单单要去智利呢?那里并不是魔幻现实主义表现得最为典型的国度。其实这里有点“假公济私”的味道,因为我从1983年起就开始研究智利一位世界级的小说家——何塞·多诺索。到那时候为止,我已经翻译和出版了他的六部作品。1991年年底,我跟他通信以后,他老人家表现出对中国古老文明的深切向往。他很想到中国来,但是我知道,以一介书生,要动员出版社或文化部门的负责人出面邀请他访华,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是请一个二十来岁的外国钢琴家到中国来,恐怕倒要容易得多。于是我想,还是我去智利看望他和他夫人吧。就这样,我一举两得,既看望了多诺索夫妇,又考察了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

1994年2月底,我来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3月3日,我去拜访多诺索夫妇。多诺索的夫人碧拉尔还向我介绍了一位智利女作家——阿伽达·格里戈,后者当即送给我一本她自己写的《玛利亚·路易莎》。那天晚上,圣地亚哥有一场文化节的开幕式,多诺索夫妇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去。会场上人山人海,我看见高高的穹隆形的屋顶上悬下六面白色旗帜,上面分别有六位智利已故文化名人的素描像:三个男人是维多夫罗、聂鲁达和巴勃罗·德·罗卡,他们都是著名诗人;三个女人是加夫列拉·米斯



004

特拉尔、民间歌手薇奥列塔·帕拉,另一个就是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刚才格里戈送给我的不就是她的传记吗?哦,原来她在智利文学中占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啊!

当天晚上我就开始看《玛利亚·路易莎》。阿伽达·格里戈的这本书写得非常好,她也因此获得了智利圣地亚哥市政府颁发的文学奖。后来我在书店里看见,它是挎着“红腰带”出售的。而阿伽达·格里戈的本行却是律师!

由于这本书是这样的精彩,以至于有读者说,它虽然是一部传记,却比一部小说还好看!我也一气呵成地看完了这部传记。看完了以后还觉得不过瘾,就想到书店里去找邦巴尔的作品。我记得,刚到智利时,无论是在正规的书店或是集市上的旧书摊,我若是问店员,智利的哪一位作家的作品最值得推荐给中国读者,他们总是说,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写的《最后的雾》和《穿裹尸衣的女人》。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她的书了。正在这时候,多诺索夫人玛利亚·碧拉尔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她有一本书送给我,是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的小说《最后的雾》。哦,这哪是“雾”呀,简直就是及时雨!

我赶快从她那里取回了这本书,又是迫不及待、一气呵成地看完了这本书。看完了以后,觉得手直发痒,于是又一气呵成地把这部小说翻译成了汉语。这部小说约 25000 字,那时候我还没有电脑,就用手写,很快翻译出了草稿,加工润饰后,又抄写了一遍,这一切都是在一周之内完成的。其结果是:由于书写过度,我在很长的时间内被腱鞘炎折磨,手不能握圆珠笔,只能用墨水钢笔写字。

稿子从智利寄回北京,是为了给河北教育出版社策划的外国女性文学《蓝袜子丛书》供稿,因为我是《温柔的激情——拉美南欧卷》拉美部分的主编。我到智利之前已经把书编得差不多了。现在我觉得,无论如何也得把邦巴尔的《最后的雾》加进去。此外,当时《世界文学》也在向我征稿,他们要出一期外国



005

自
序

女性文学专集,以配合将于199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我毫不犹豫地就把邦巴尔的《最后的雾》推荐给他们。结果,1995年的夏天,《最后的雾》同时在《世界文学》和《蓝袜子丛书》的《温柔的激情——拉美南欧卷》中问世。同年,我在改版后的《外国文学动态》的“奇人·奇文·奇事”栏目中发表了介绍这位智利小说家的文章——《遭贬谪的缪斯——智利女作家邦巴尔剪影》。

不久以后,我找到了《穿裹尸衣的女人》的原著,看了以后,觉得它甚至比第一部小说还要精彩,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翻译它了,因为我的科研项目——《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研究》已经拖得太久了。我就把这本书交给了我的女弟子、北大硕士研究生卜珊(如今她已是博士生了),她出色地翻译了这部中篇小说,并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上。

从1996年起,我开设了“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专题课,并在介绍作为魔幻现实主义的源头之一的超现实主义时,着重介绍了这位女作家和她的作品。在此后的六七年间,我一直向北京大学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班、西班牙语系本科毕业班和硕士班、鲁迅文学院作家班的学生介绍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和她的主要作品《最后的雾》和《穿裹尸衣的女人》。凡是听过我这一门课的学生,特别是女学生,对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都非常感兴趣。很多人将她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中有五位世界文学的硕士研究生围绕她的生平和创作撰写了自己的学位论文。2002年,我到台湾静宜大学讲学,给研究生开设了三门课,在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和拉丁美洲女性文学这两门课中都涉及到了邦巴尔。最后,在他们作的31份论文中,有五份是关于邦巴尔的。

无独有偶,最近几年来,在与台湾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时,发现他们对邦巴尔也很感兴趣。台湾淡江大学的曾茂川教授说,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的。他想把

《最后的雾》翻译过来,这已经是他十来年的愿望了。看到我们的科研成果,他喜出望外。2001年,当我在台湾静宜大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关于邦巴尔的报告时,立即引起了该大学的宋丽玲教授和台湾大学张淑英教授极大的共鸣。原来,她们对邦巴尔也心仪已久。有海峡彼岸同行们的共识,我备受鼓舞。

我还能为我可爱的学生、我的读者和海峡两岸的同行们做些什么呢?我想,我应该把邦巴尔的生平和创作介绍给大家。

我历时11年研究的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于1996年12月7日去世了。本来,西班牙已经决定把当年的文学大奖——塞万提斯奖授予何塞·多诺索,评奖结果将于12月10日公布,但是与疾病苦斗、与命运抗争多年的何塞·多诺索终于没能战胜死神。根据西班牙的规定,塞万提斯奖只授予活着的人,他提前走了,一个比他年纪还要大的西班牙诗人——何塞·加西亚·涅多捡了个便宜,获得了这个珍贵大奖!而多诺索那相濡以沫的妻子玛利亚·碧拉尔由于不胜悲痛,两个月之后也随他而去。

对于他们俩的死,我很悲痛。我在不同的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文章,以悼念这一对我非常敬重的夫妇。在智利大使馆举办的悼念会上我作了关于多诺索的专题报告。

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完,文学创作上勤奋又多产的多诺索逝世后不久,他的一部新作《关于我的家族部落的猜想》问世。我想,他的文学创作该是到头了吧。然而,没过多久,他的又一部小说《莫却》又问世了!这本新书的扉页上写着:“谨将此书献给阿伽达·格里戈女士。”原来,撰写邦巴尔传记《玛利亚·路易莎》的那个漂亮的女作者阿伽达·格里戈女士不幸罹患了可怕的癌症,为了安慰那年轻有为的女作家,何塞·多诺索把他的新作《莫却》的题词献给了她。可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死在了她的前头。几个月后,阿伽达·格里戈也病逝了。我在智利的几个了不起的朋友,何塞·多诺索、玛利亚·碧拉尔、阿



007

自
序

伽达·格里戈,他们都死了。我不胜悲哀!

现在,我要把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的传记介绍给中国的读者,我想这就是对他们的一种最好的纪念。

段若川

2002年8月于蓝旗营小区



008

遭贬谪的缪斯——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

目 录

001	引 言	
003	第 一 章	天堂里的童年
017	第 二 章	巴黎,婷婷少女初长成
029	第 三 章	命运的港湾
035	第 四 章	浪漫的岁月
044	第 五 章	河水难以倒流
051	第 六 章	布宜诺斯艾利斯
059	第 七 章	一位女小说家的出现
067	第 八 章	《穿裹尸衣的女人》
076	第 九 章	新的岛屿,新的地平线
091	第 十 章	手中的笔不能停下
104	第十一章	漂泊在异国他乡
113	第十二章	法尔·德·桑·法耶夫人
128	第十三章	时间是一种声名狼藉的虚构
139	第十四章	重返布宜诺斯艾利斯
144	第十五章	回归故土
161	结 语	
163	附 录 一	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生平及创作年表
173	附 录 二	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代表作品
269	附 录 三	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研究



引 言



引
言

智利,一片遥远又神秘的大地,像一条狭长的带子,从北到南,安卧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彼岸,那里的人自谦地称自己的国家为“世界的犄角”。那也许是离中国最遥远的国度了,但在国际会议或国际活动中,智利与中国又紧挨着,因为用西方文字拼写的两国国名在排序上正是智利在前中国紧随其后。有人说,如果中国人从脚底下往地心打洞,从地壳的另一边钻出来,正好就是智利。

现在交通和通讯发达了,世界变小了,地球几乎变成了一个村落,智利离我们已经不那么遥远了。最早一位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智利客人叫万徒勒里,是一名画家,更是一位和平使者;他的妻子人称“万夫人”,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教过中国最早的几位西班牙语学者。渐渐地,中国人民认识了巴勃罗·聂鲁达,因为他以自己的卓越诗篇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以他的政治主张和革命立场赢得了刚刚创建了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民的爱戴。人们也热爱智利的另一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她是一位乡村教师出身的伟大女性,人们为她那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诗歌所感动。而在此,我们要介绍的,则是在智利几乎和以上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齐名的天才女小说家——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她二十多岁时就创作了两部惊世之作——《最后的雾》和《穿裹尸衣的女人》,是智利文坛上一颗璀璨的明星。她那与文学创作密不可分的奇特经历动人心弦,她的不幸遭遇使评论家们不得不把她称为“遭贬谪的缪斯”。其一生呈现给世人的,有天堂的光辉,也有地狱的黑暗,表现出世界与人生的多重色彩。



002

遭贬谪的缪斯

——玛利亚·路易莎·邦巴尔